

大道向前 我们这十年

湖南日报社、湖南省农村信用社联社、新湖南客户端主办



坳上人家

黄建林

去年“五一”长假期间，应朋友的邀请，到乡下的家里玩了一天。

朋友与我结识已经有20年了。当时，我在水口镇担任镇党委书记。那天，我正在办公室处理文件，一个中年汉子进了我的办公室，一进门便大大咧咧地对我说：“黄书记，我认得你，你可能还不认得我。我就是水南村佛坳岭组的组长赖定基，前年你到我们村里下乡，到我们组看水圳，我就认得你了。今天我来找你，是有一个难处要请你帮忙。就是我的大儿子今年考上大学了，要交五六千块钱学费。我家困难，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的钱来，想请你帮忙找县里教育局的帮助贫困户助学来解决。”赖定基脸色黧黑，个子中等，甲字脸，头上留着小西式头发，双手粗糙而且指头粗大，听着他的请求，我思索了一会，因为我也听说过教育局和县妇联、县团委有“金秋助学工程”，其中有专门针对贫困学子上大学的支助项目。于是，我找到电话本，联系了教育局，然后又联系了团县委，经过沟通与核实验，赖定基的儿子入学便得到了五千元的资助。

就这样，我与赖定基结识了，有了交情。为了解他家的具体情况，我和县团委的同志到赖定基家去了一趟。看着他家低矮的盖着杉树皮的破旧平房，倾斜的木门框，旧凉床上凌乱单薄铺盖，我就知道他家里是真的很难。赖定基时常跑到镇政府大院来找我，如此三番五次，我们还真的成为了一对难得的朋友。

调到县城上班以后，我们还经常保持联系。去年“五一”长假，他邀请我到他家去玩。于是我便在他约定的日子驱车到了佛坳岭。

车子在他家附近的公路上犹豫不决地停下来。明明看见那条小岔路是通往赖定基家的路口，可看过去的却不是记忆中他家那栋低矮的破旧平房。十多年没过来了，我是不是走错路了？你看，岔路口进去不到二十米远的地方，一栋两层高的砖瓦楼房矗立在那里，这哪里像是赖定基的老屋呀！

也许是听到了车子的鸣笛声，不久，从那栋楼房里便走出一个中年汉子来——哈，那不正是赖定基么！

我赶紧将车子靠路边停下，还没来得及下车，赖定基已经走到跟前，笑意盈盈地引导我们下车，向岔路口头他的新楼房走去。楼旁的大门是铁制的压花门扉，厅堂里是一台40多英寸的平板电视机，堂屋当中已经摆好了两张大圆桌，桌面上摆放着切好的西瓜、水蜜桃、香蕉等水果。厅堂两边的墙壁上悬挂着四幅书法作品，其中有一幅便是我送给他的《七律·长征》，一幅是他自己书写的《卜算子·咏梅》。

他家里还有几个客人，都是他的初中同学。经他的那几个村民同学演绎，我才知道赖定基已经“如今不比往年”了！这么十几年来，两个儿子都大学毕业了，一个在上海工作，一个在长沙上班，几乎都是拿的年薪，少的一年也有二十来万元。加上他自己也还年富力强，在镇里的化工厂上班，每个月有将近三千块钱的工资。每年他两口子还要耕种两亩水田，收获一两千斤稻谷。不上班的时候，赖定基还要到门前的河里去用渔网捕鱼，老婆在家里种种菜，喂喂鱼，一家的收成富足有余了。遇到村里有农户家里做红白喜事，他又要被请去做礼生，书写对联喜帖，在村里也算得是一个有文化有地位的体面人物了。

一大盆猪肉、一大盆鸡肉，两大碗辣椒炒猪肉、干辣椒鱼片上桌，大家笑声哈哈地坐下来吃酒吃肉。趁着酒兴，大家互揭家底，赖定基便暴露了自己家里确实有不少的存款了。我便记起了去年年底，他打电话给我，说他有十万元要存到水口农商行营业所去。

一边分享着赖定基家的美酒佳肴，我一边暗自寻思，当今的农村人家要是都像他家一样，也就真的是过上小康生活了。



有《采葛》之歌。今长沙、浏阳，以葛与夏得名（——这里当指“葛布”，“夏布”。引者），广东雷州之葛擅利。黄葛之衣被生人，与蚕丝并重。较论古今葛之利于服用，亦宏哉。”接着又注意到“今古厅之葛，野生到处皆有”，大有根据资源优势搞一番开发利用之宏愿。

邻近古丈的乾州厅，今吉首以及湘西的几个厅县的志乘里都有对葛的记载。（《光绪》乾州厅志卷之十三·物产》，葛条，“……厅人种之，取其藤皮以石灰水渍而刮之绩以成布谓之葛布。其根岁荒乡人采取捣之澄粉作案以御饥，俗为大葛，盖厥呼小葛故也”。可见葛在湘西一带广泛取用，且人工种之，救饥饷度灾荒乃其主要功用。

四

葛，作为饥饷救荒之物用价值已被历代官民广泛知晓认同，并列于《救荒本草》重要位置。历史上一度冠冕无数。如今，葛的济荒食用价值渐渐式微，慢慢寂寂无名。葛作为一种藤蔓植物，甚至沦为野藤败草，尤因其蔓生的习性，超乎寻常的铺展、攀附、绞缠能力，已对邻近作物构成威胁，常让农耕者不胜其烦，大有锄之、薅之、斫之、烧之而后快之心。历史序轮进入小康时代，人们的饮食早已厌腥腻肥。当下，葛，又作为一款产于自然，药食兼功，祛火降脂的农特产品开发出来了，重新回归到人们视线里。

近来，常常收到乡里的兄弟亲戚捎来的葛根葛粉。有的还特别叮嘱，是深山老葛，纯天然。这一强调，才让我注意到，葛还有野生和家植两款。而且，天然野生优于人工种植的。我对葛的记忆，没有多少文化性，历史性，有的是与饥荒最紧密直接的现实实用性，是“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”这一前提性的关系，充饥活命的关系。我的记忆总停留在野生这一款，为食救饥这一用。葛布做衣，那是第二层次的需求了。

后读了一些资料，葛的历史着实了不得，几千年前的《诗经》里就有植葛于园圃的记载。葛的种植和利用在古代也是很广泛的。先从食用功能看，据清人吴其濬在他编撰的《植物名实图考》中记述：“赣南以根为果，曰葛瓜，宴客必设之。”这都上了家宴正堂主席了。想必这一定是园圃之物。在讲究的古人宴客场合，决不会如村夫野老，可随便将一盆野菜端上去的。再查，更早，《尔雅·翼》以为食葛，名鸡芥，非为絺绤者，盖园圃所种，非野生有毛者耳。”鸡芥，葛的又一种名称，应属于可食用的品种。确定，葛是有专供食用一品的，而且古人早已植葛于园圃了。

“絺绤”者何？问题来了。《说文》释“葛”为“絺绤，草也”。原来，葛还有这么一个堂堂雅称。后细查，絺为葛织的粗布，绤为葛织的细布。那么，絺绤，就是葛的另一种名称，与可作药食的鸡芥相对应，属可取纤维作织材的那种。又《诗正义》：葛者，妇人之所有事。《粵委农》：葛者，上古之衣也。《周礼·地官·掌葛》疏：以时微絺绤之材于山农。等等。够古老了。这里强调，是“妇人所有的事”，那就是织纺之事。当时，葛就是做衣布的重要原料而且专由官方掌握着，也算战略物资了。由此，葛事也就上升到是织布成衣暖天下的民生大事这个政治高度了。

吴其濬在《植物名实图考》中对葛作了较大篇幅的表述，就侧重在葛作为布材的用途而言的，涉食只是一笔带过。由葛的起兴到衰微，描述详备。也记述了有关葛和葛布的各地物产、民俗。如记述道“粤之葛以增城女葛为上，然不鬻于市。”以及彼中“女儿葛”的绝技与民俗，“彼中女子，终岁乃成一匹，以衣其夫而已。其重三四两者，未字少女乃能织，已字则不能，故名女儿葛。所谓北有姑姊，南有女儿葛也。”接着又说，“其葛产竹丝溪，百花林二处者良，采必以女。一女之力，日采只得数两，丝缕以绒不以手，细入毫芒，视若若无，卷其一端，可以入笔管。以银缕纱织之，靠微荡漾，有如蝴蝶之翼。”等等这些小插图，更其显出生动温暖的葛历史，葛文化，葛风俗，葛工艺，甚至葛艺术。而这里所说“其委三四两者”，作为一件男人衣服，那当与马王堆出土的单衣媲美了的。也可由此窥到葛布历史高光时之一斑。

历史上曾作“上古之衣”的葛，由盛及衰乃至寂灭，有两条清晰的线路，一条是技术线路，一条是经济线路。经历了一个残酷的淘汰过程，其间也充满着历史的辩证法。说不是在具体什么朝代，葛或絺绤被淘汰了，但有一条可以肯定，是由于新的织材发现和织技的发明而使之逊位于历史舞台的。

初，葛因其独有的品质，曾为上层拥趸过，但最终因“质重不易织，吴蚕盛而重者贱矣；质韧不易染，木棉兴而初者贱矣；质黄不易白，苧麻繁而黄者贱矣。”吴其濬这里说到的是材质和技术问题，还有一层经济成本问题也是很重要的。当时要真正制成一款“与丝争轻，与棉争软，与苧争洁”的葛布实不容易，往往“一匹之功，十倍于丝与绵，与苧，其直则倍于丝，而五倍于苧”。葛布终因制作上的冗繁，成本上的奇昂，投入产出性价比问题，即便也治出工艺精湛，薄如蝉翼的极奢的小众产品，还是敌不过后起之苧、之蚕、之棉以至用进废退，近乎失传。

其实，除了作布料作食材，葛还是一款不错的观赏植物。每到农历六月后，就是葛的花期。它开一种紫偏蓝的花，色调不俗，并不逊于紫藤。不知道，为什么历代造园设景者多青睐于紫藤，茶藤，绵藤，甚至葡萄，就是没有选葛。搭葛架于庭院，其实也有夏荫冬透之趣。

我期待，在当代人们追求健康自然养身的年代，会有人从茧缚我们的化纤时代挣脱出来，来到葛藤架下，去回眸葛藤葛布那份幽古的清凉的。



忆葛

张永中

秋凉尽，冬寒至。一场初雪，山间的树叶零落殆尽，林子亮了。原来匍匐攀缠于田头地坎，草从矮树上的葛，终于抖落了巴掌大的或心形或马褂形的叶子，把一种铺天盖地强势的绿卸掉了，留下的，是一张张牵挂于草坡树枝上的灰色藤网。葛根，在土地下面又涨了一年粉。到了挖葛的好时节。

瘦寒的欲雪天，爷爷带我们进山里去挖葛。说挖葛，不说找葛，其实爷爷早已打望好几处地方了，好像是他种在那里似的。在屋后盘山坡的山坳处，平时见到的几处浓绿的叶帐下就有上好的葛鼻子。葛鼻子，也就是葛根头。有经验的挖葛者，不仅看地形的阴阳向背，辨土壤瘠肥，还要通过藤蔓的光滑度，叶型等来判断葛根是否丰硕，粉汁是否饱满，甚至产量的多少。一根好葛头，往往可以挖出一到两挑的葛根来。

好的葛根，粗如手臂，形如莲藕，但一般都在土中超过一尺深以下。或侧生，或垂挂，随地势潜行于土中。短则数尺，长则丈余。也有挖出大葛的，那得有人腿脚粗了。挖大葛得看运气。大葛的生成，不是几年的事，而是十几年，甚至几十年的事。见到这种葛，人们称它葛王，葛王是成精了的葛，自有灵性。挖掘它就格外的小心费神。碰到葛王，往往一个人，一个工日是拿不下的。首先是沿着葛鼻子找葛藤，顺着它要开出很长的一条壕沟来，遇深扎的，则需掘大坑，掏出大量的土方。一天工日挖不完，就回头掩上虚土，第二天，甚至第三天再继续挖。好的葛根，是大且生脆的，葛型肥硕汁饱满充盈。饥荒年，葛根和蕨根可替代粮食度荒。它们生于地下，也就犹如藏粮于地，当地人也就把挖葛挖蕨，叫作“开地仓”。

挖葛人遵循“山野万物，天之所产，取予有度”的法则，在一丛葛鼻里往往拣大的成熟的鼻头下手，其余则留于原地，以备后时之需。

二

把葛由山上挖来后，就挑到溪边去洗。洗葛，得用干稻草使劲地搓刷才能将附在上面的老泥洗净，然后沥一会水，挑回家，再用柴刀或斧子，将葛根切成约两三寸长的葛段，放到石槽里，用专制的大木槌捣烂至细绒状。然后再将捣烂的葛浆放入铺了滤布的簸箕里，浸到装满水的大缸或大木桶中揉洗。

反复多次，清出葛渣，葛粉则留于滤布上，这叫初粉。再将初粉反复在滤布上揉搓，挤干，葛初粉又滤出淀粉，沉入水中。葛渣清出后，并不扔掉，会摊在晒坪上晾干，赶上赶场天卖到下河去，下河人会吧葛渣拌上桐油石灰，补船用。留于滤布上的葛初粉，沥水后摊干，成为褐色的葛米，也叫生粉，或假粉。此物可拌在米饭或菜中煮着作辅食，这是葛的大部分。

葛的精华部分是少量的，最后沉积于水中的淀粉。经过一番搓洗，此时，淀粉已经经过滤布溶于水中了，所以洗葛的水是千万不能倒的。将它静置沉淀一晚，洗葛水便由奶汁咖啡色转为褐色。一早起来，奶奶就会捧着缸桶的沿口，朝着檐沟稍稍倾斜，褐色的葛粉水就带着一点清甘，慢慢从缸桶里溢出来。一会儿，缸桶底部就积一层薄薄的沉淀物，细白如脂，这就是葛的精华，真粉。揭水沥完，奶奶小心地把真粉从缸桶底部铲出，盛于盆钵。一部分，直接放入热油锅中，煎炸成葛根，当早餐食。余下一部分，再揉捏成团，拳头大一坨一坨地置于簸箕中，或木架炕上，与初粉分头晾晒风干，充当饥粮。

挖葛，打葛都是重体力活。女人干不了。她们通常在洗粉、滤粉、团粉、煎饼最后几道工序发挥作用。在呵气成冰的冬日，洗葛粉，也不是轻松活。一双手浸在冷水里操作，会发红，肿胀成胡萝卜样，甚至裂出道道血口。

那年代，村寨里，几乎人人上山，户户捣葛，打得的葛多了，满檐沟都储着褐色葛水和到处堆放的葛渣。整个村寨都弥漫着稍带涩苦的葛粉气息。

三

葛根是可以生吃的，它能充饥解渴。挖葛是一个不亚于开荒挖生土的劳力活。深山挖葛，不免疲劳饥渴，这时，挖葛人则会吧挖出的葛秆一截，直接嚼嚼，汲汁咽粉，然后把虫壳样的渣丝吐出，再对着山风深吸一口气，便是满口清甘味。儿时，也有把葛当零食消遣的，而这往往是在上山挖土，偶遇葛根



图① 葛。图② 挖葛根。图③ 清洗葛根。图④ 洗葛粉。照片均为张寒烟摄

时。葛根也可烤着或蒸着吃的，这是当今卖给城里人当小食品的通常吃法。这种吃法，葛面而鲜甜，但总少了生食的那点清甘微湿的细嚼味。

专控工日，整天在深山里找葛、挖葛，这在大人们来说则是一件庄敬郑重的事儿了。那时，生产条件落后，缺粮，常饿。稻米细粮往往只能维持半年光景，剩下的半年，是要由苞谷、红薯等杂粮甚至萝卜来添凑的。遇上重点的灾害年，就会有饥荒，这就得进山“开土仓”挖葛、挖蕨了。这时，葛不再是哄嘴甜口的小零食，而是要充饥填肚的正粮。

查史，葛是早被载入典籍中的《救荒本草》的，载曰：“花可煤食，根可为粉，其蕈为葛花菜”。这里，煤食，就是大火爆炒的意思。菜，疑为茶之误。葛阴历六月开花，干花可以作茶饮，此款茶，迄今犹有。至于蕈，是菌的意思，不得其解。只是儿时，常见葛藤上戳起一个个根瘤，剖开来，里面躺着的是三两只白胖胖的蛹虫。这蛹虫就叫葛根虫，是可食的，烧吃，或油炸，实为乡间难得的一道美味。葛叶，剁碎碎糠，是上好的猪饲料。可见葛几乎通身可食可用。古人说，谷荒为饥，菜荒为饥。（《尔雅》：“谷不熟为饥，蔬不熟为饥，果不熟为荒……”）看来，葛真是可以帮人解饥饷度灾荒的。

我的家乡古丈县，地处武陵山脉大山里，也是葛的故乡。查得《古丈坪厅志·卷十一·野品可食志》条下有如下记载：“黄葛：六月花，不结子，掘根作粉，其质织葛布。青葛：亦六月花，无子，可以作粉，岁饥则民‘开土仓’，掘为食。

乌蕨：其苗青间可食，其根亦可作粉，名曰蕨粉。其苗谓之蕨苗”。乌蕨，就是蕨，《采薇》中的蕨，也叫蕨苗。

县志中，把葛分成青黄两种，把蕨也同类归并。其实，我们乡下也把蕨叫小葛。其制粉过程大抵与葛相类同。挖小葛就是挖蕨根，这种活不如大葛那么费力适合妇孺。饥荒年，母亲就在雪地里挖过蕨葛。看来，天有大德，地载其厚，真不违人之路。

知县叫董鸿鹄，河南濮阳人，1906年任古丈坪厅抚民同知。在那年代，他显然算是有点新思想新观念的，在他手上就曾大肆引种桑蚕和茶叶进古丈，并且对厅境内的风物特产研究得挺上心。就在他修撰的县志“野品可食”条下，他不厌其烦地做了如下补识：“葛之用，至大葛，以为布，是其皮之质。青葛，以为食，是其根之质。……盖黄葛有桑麻之功，而品之青凉，价值之贵尤在嘉谷退功，人命浅之日。乌葛[蕨]，有晚嵒早非之功，其根之质作粉，仍可救饥，古丈坪厅之民谓之‘开土仓’。”董县太爷这番话，算是恤民情知稼穡的，翻译成当今的话语标准，是一个心中装着老百姓、懂经济的干部。接着他又引发挥着说道：古丈坪厅，“所属苗寨，有葛藤寨，寨以葛氏，仓以土名，天生是，使古民日用，歉岁之有备，厚矣哉。”顺便说一句，葛藤寨就在河蓬上游一点，那里有我许多亲戚老表。紧接着这夫子还兴犹未尽，把葛之历史，葛之文化，葛之艺术，葛之有利于人类的诸多好处拨拉出来了。“惟黄葛之织布，尤来数千年。周之后妃有《葛覃》之咏，越之女子